

世界名著历险游记故事丛书

鲁滨逊漂流记

原著 [英] 丹尼尔·笛福
缩编 苏义发 李晓飞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名著历险游记故事丛书

鲁滨逊漂流记

原著 [英] 丹尼尔·笛福

改编 苏义发 李晓飞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鲁滨逊漂流记

缩编 苏义发 李晓飞

插图 许 刚

责任编辑：李 研

封面设计：许 刚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出 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88 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 260 定价：5.20 元

吉 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ISBN 7—80528—964—6/I·192

目 录

一	倒霉的九月一日	(1)
二	海岛船主的奴隶	(9)
三	种植园主的厄运	(20)
四	死里逃生上荒岛	(29)
五	还要活得好一些	(37)
六	乘坐独木舟探险	(47)
七	一只可怕脚印	(53)
八	残酷的人肉宴会	(59)
九	梦想真的成真了	(64)
十	他是英俊的小伙	(69)
十一	搭救亲人的战斗	(79)
十二	奇特的家庭成员	(86)
十三	不比寻常的来客	(94)
十四	对敌人不能仁慈	(101)
十五	追穷寇收复商船	(109)
十六	重返阔别的家园	(116)

一 倒霉的九月一日

1632年，我出生在英国北部约克城里的一个富商家庭，名字叫鲁滨逊·克鲁索。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北方自由城市不来梅地方的人，所以约克城里的人们管我们叫外来的德国人。父亲来到英国后，起初住在英国东北部靠海边的赫尔城，他做买卖赚了一份家财，以后搬迁到约克城，在约克城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出身在一个很体面的家庭里，娘家姓鲁滨逊，正是由于母亲的缘故，我就被起名叫鲁滨逊·克鲁兹拿。又因为英国语音的变化，人们叫起我的名字的时候，或者我写起自己姓名的时候，就成了克罗索了。

我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小妹妹。大哥服兵役多年，当上了英国一个步兵团的中校，常驻防地是佛兰德。他的部队早先曾被著名的罗加特上校率领过，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后来，大哥的部队跟西班牙军队在刻尔克附近发生激战，大哥阵亡在战场上。

至于我二哥的情况，从我记事的时候就没什么印象，只听说他下落不明。我只知道他和我大哥都留下了后代，就是我的两个小侄。

这样一来，我成了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父母亲都很疼爱我，在吃、穿方面我都优于别人。少年时代我在

一所义务小学读书，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他总想让我攻读法律，希望我长大后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法官。可是，我脑子里却充满了航海旅游的念头，因而我的理想常常与父亲的期待发生冲突。

一天早上，父亲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他说：“孩子，航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已上了年纪，痛风病已害得我走路不方便；你母亲自从失去你两个哥哥之后，心情一直不好，如果你离家出走，她会伤心的。”

父亲说完这些话后竟伤心地流泪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便解释说：“爸爸，您知道我从小的志愿，特别喜欢当一名水手，如今我长大了，只想到海上航行，见见世面，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回来的。”

父亲听完我说的话，严肃地对我讲：“根据多年的生活经验，我认为咱们家最能给你幸福。在这里，不会像那些社会上层人物那样，被骄奢、野心以及彼此倾轧的事情所烦恼。也不会像那些下层体力劳动者，必须受尽千辛万苦……。”

我争辩道：“爸，让我去走一趟吧！如果我觉得不适应，我肯定回来，回到约克郡家里和父母呆在一起。”

我的恳求，遭到父亲的严厉拒绝。我又同母亲商量，母亲也表示反对。他们劝告我，安心学习法律，既能出人头地，又能维护家产，过上安适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话，总觉得自己已经18岁了，无论去当一个学徒或是去做一个律师的助手，都未免太迟了。真不如出门闯一闯，干一干自己乐意干的事。

过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我去赫尔海港城镇走访朋友，了解到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位船长，他的船正要沿着英国海岸到伦敦作一次短途的航行。于是，我做了船上一名不要工钱的水手，搭乘这条船去海上游玩。

走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想逃离这个温暖的家，并且曾想告诉父母一声，但一想到他们不理睬我的志愿，还总唠唠叨叨地说我不干正事，心里便有些不满。所以我决定不再同他们商议，甚至连一个口信都不送给他们，只让他们等待我的消息。

1651年9月1日，这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倒霉的日子，我从赫尔海港上船出发了。当时，既不求亲人们对我的祝福，又不考虑后果，只相信古往今来的青年冒险家的不幸命运，没有一个会比我来的早，没有一个会比我持续的时间长。船刚驶出海口就碰到了可怕的风浪。头一次坐船，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看波浪翻天，汹涌异常的海面，觉得每一个巨浪都仿佛要把我吞下去。每当船只降落到浪涡里的时候，我都以为它会浮不起来了。在这种惊惧和痛苦的心情中，我多次发誓：假使上帝在这次航行中保佑我的性命，假使我有朝一日能踏上陆地，我一定回到父母身边，一定听从他们的忠告，不再去做这样的冒险事了。

第二天，风停了，浪静了，可我仍有晕眩的感觉。一直到晚间睡了个好觉，才平定下来。这才有心情看一看大海的景象。这时，那位帮我上船的朋友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头说：“怎么样，伙计，现在觉得好点了吗？昨

天那股小风吓坏了你吧？”我说：“你叫它小风吗？那真是可怕的大风哩。”他回答说：“大风？傻瓜，你叫它大风吗？那算什么！只要船只坚固，海面宽阔，这点细风根本不在话下。不过你还是个新水手，这也难怪。来，让我们搞一碗甜酒，把它通通忘掉吧。”我们俩把甜酒做好，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我喝得酩酊大醉，完全忘记了在危难时的誓言。

船行6天，我们就到了英国东部的海口雅木斯。由于逆风，船只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泊。接连七、八天，风总是逆着我们的航向刮，我们只好耐心等候顺风驶入泰晤士河。第8天中午，风暴从海面掀起，来势猛烈，连经验老到的水手们的脸上都出现了惊奇和恐怖的神情。船主频繁出入他的舱室指挥，走过我身边时，我听见他轻声地自言自语：“主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要完蛋了，我们都要毁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望向大海，海水涌得像山一样高，每隔三、四分钟就向船头扑过来一次。我又向四面望去，满眼都是凄惨景象，两只泊在我们附近的船，因为载货过重，已经砍去桅杆；一只泊在我们一里以外的船已经沉没了。还有两只船，因为脱了锚，正不顾一切地向大洋驶去，船上的桅杆全断了。

到了傍晚，风暴有增无减。大副、水手长强烈要求把前桅砍去，否则的话，船就要沉了，船主只好答应了。前桅被砍去后，主桅的重量失去平衡，船身摇得更加厉害，于是他们只好把它也砍去，只剩下一个空甲板。

到了半夜，灾难临头了。忽然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

查的人中间有一个跑上来，喊道：“船底漏了！船底漏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一听到呐喊声，我的心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身体向后一仰，翻到船舱里去了。但是这时有人把我唤醒了，对我说：“你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干，现在抽抽水大概干得了吧。”于是我只好打起精神，走到抽水机旁，十分起劲地工作起来。正干着的时候，船主发现有几只小煤船从我们的船边经过，顺着强劲的海风向远处飘去，他便下令放一响枪，作为求救的讯号。我不懂得放枪的用意，大吃一惊，以为是船破裂了，就吓得跌落在甲板上，晕了过去。当时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暇顾及，所以没有人来管我。我躺在甲板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尽管大家拼命地抽水，但船舱底下的水愈进愈深，船显然很快就要沉了。有一点安慰的是这时的风暴小了一些，因此船主继续鸣枪求救，希望把船拖进港口里边。此时有一只轻量级船飘过我们前面，听见枪声，便放下一只小艇来搭救。小艇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我们附近，但它没法靠拢我们的船，我们也没法上去。后来，小艇上那些人尽力摇着桨，竭尽余力营救我们，我们又从船尾掷了一根带浮桶的绳子下去，努力把它放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它抓住。我们又再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的船尾，才全体爬上了小艇。我们上了小艇后，仍然没有办法使小艇靠拢大船，最后双方商定，让小艇随波逐浪地飘，只是竭力向岸边摇去就是了。当然船主下了保证，一旦小艇在岸上碰碎了，他照价赔偿。这样

我们一面摇着桨，一面随风飘荡，小艇一直漂向北方，差不多漂到雅木斯附近的小城镇温德顿。

当我们离开大船近15分钟，就看见它沉下去了，这时我才明白船沉是怎么一回事。老实说，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要沉了的时候，我几乎无心去看它，因为那时节我不是爬上小艇，而是被人丢上小艇的。我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受惊，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前途渺茫，万分恐惧。

小艇在海上继续飘荡，一直飘过了温德顿的灯塔。后来，由于海岸向西凹了进去，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才能抓紧时机，使劲摇动船桨，终于使小艇进了海湾，全体登上了雅木斯口岸。雅木斯的人们非常同情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地方官、富商、船主给我们安排住所，又帮助我们筹集旅费，使我们可以随意到伦敦去，或是回赫尔。

赫尔是我的家乡。假使我当时肯回家，我一定会很幸福，父亲一定会像耶稣喻言中的父亲一样，为我宰杀肥牛。因为他自从听说我所搭乘的那只船在海上沉没以后，又过了许多时日，才知道我并不曾淹死。

我的那位朋友，也就是曾经帮助我下决心出海远航的伙伴，经这两次磨难，愁容满面，一提起航海旅游，他就不住地摇头。于是他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告诉我这两次航海完全是试试运气，并准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他父亲用郑重和关切的口气说：“青年人，你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以这次的遭遇作为一个显明的证

据，证明你不能做一个海员。”

我说：“怎么，先生，你也不再出海了吗？”

他说：“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的行业，也是我的责任。……请问你到底是个人？到底为什么要出海呢？”我按照他的问话，讲了我的身世。不料他听完之后，大发脾气地说：“我怎么能让你这样一个倒霉鬼上了我的船？以后哪怕你给我一千英镑的报酬，我也不和你上一条船。”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发脾气，显然是由于他自己遭受了损失，借此泄忿。可是，他接着又很认真地同我谈话，劝我立刻回到父母身边，不要再惹老天爷来毁灭自己。他说：“青年人，相信我的话吧，你若不回家，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所遇到的都只有灾祸与失望，一直到你父亲的预言完全实现为止。”

一想到回家，我头脑中的善念马上受到羞耻之心的反对。我立刻联想到街坊邻居们会讥笑我懦弱、胆怯，甚至缺乏阳刚之气，这使我不仅羞见别人，并且羞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父母，这种羞耻心使我以后时常想到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如何经常违背理智的指导：他们不以道德上的犯罪为耻，反以悔罪为耻；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反以纠正自己为耻，而实际上纠正自己正足以使别人把他们看作明智的人。

于是，我对别人劝告我回家的话不置可否，决心再次航海。我清点一下钱袋，里面还有一点钱，可以挨到伦敦。

在我冒险航海生涯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以水手

的身份去搭船，假如是那样，我的工作虽然比平常苦一点，至少可以学到一些管理前桅的技术和职责，即使将来不能做一个船主，至少可以做一个大副。但是我却是背运的人，无论什么事，总是选择最坏的做法，在这件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钱袋里有几个钱，身上穿着一套好衣服，我每次总像一个绅士似的去搭船，因此船上的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会做。



二 海岛船主的奴隶

事有凑巧，我在伦敦居然碰到了好人，他是一位到过几内亚的船主，他在那边做了几笔大生意，就在他准备再去的时候，我结识了他。他对我说：你是应该再到海外见识见识，假如咱们一起走，你就不必花什么旅费，还可以跟我一块吃饭，算做伙伴。如果你能带一点货，我会给你最大的便利，说不定还能赚上点钱呢。

这对于我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结交了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当然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议，带了一点土特产品，同他一起乘船走了。

在我一生有限的几次冒险中，只有这一次是成功的。我带的大约值 40 英镑的货物中有一批玩物。这 40 英镑是靠几位亲戚的帮助凑齐的，作为我的资本，在这位船主朋友真挚无私的指导下，我带回了 5 镑多金沙，回来之后，我把这些金沙在伦敦换掉，差不多换了 300 英镑，一次赚了这么多的钱，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除此之外，我又学会了些数学知识和航海规程，学会怎样记录航程，怎样观测天文。总而言之，我懂得了一个航海员所应懂的一切。船主朋友很乐意教我，我也乐意学。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个海员又成了一个商人。这回的成功使我更加野心勃勃，因而也注定了我日后有那样的

遭遇。

我做生意的地方是在非洲的西海岸，靠近北纬 15 度，有时甚至在赤道之下，气候炎热无比，我得了一种热病，老是三天两头的难受。这是我这次航行中的不幸。

当我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几内亚商人的时候。我的船主朋友去世了，这使我倍感忧伤，这是我的另一个不幸。船主的职务由一名大副接替，我征得他的同意后，决定乘他的船再走一趟。然而这一趟几乎断送了我。

我只带了 100 英镑新赚的钱，把其余 200 英镑通通存在一位朋友的寡妇那里。从几内亚出发，我们的船向非洲西北岸的加纳利群岛驶去。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有一只从萨利（北非摩洛哥西岸的一个城）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过来。最初，我们尽量把帆扯得满满的，希望逃脱；可是海盗船速度很快，愈追愈近，估计几小时之内就会追上我们，我们只好准备自卫战斗。我们船上装有 12 门炮，而海盗船上却有 18 门。下午 3 点，它终于追上了我们。它本来想横冲到我们船尾上，不料想方向偏了，撞到了后舷上，于是我们把炮全搬到这一边，一齐向它开火。它一面还击，一面向后退，与此同时他们船上的二百来人也一齐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的人都隐蔽得很好，所以一个也没有受伤。海盗船变换了方向，朝我们另外一面的后舷攻过来，有 60 个人冲上了我们的甲板，砍断了我们船上的桅索，我们用枪弹、刺刀等所有的武器向他们反击，把他们打退了两次。最后，我们的船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死 3 人，

伤8人，只好投降，全被他们押掳到萨利，那是摩尔人的一个口岸。

我当了俘虏，被留在海盗船的船长家里，做了他的奴隶。主要原因是我年轻伶俐，符合他们的需要，由于这种环境的突然变化，我由一个商人变成了可怜的奴隶，我灰心丧气极了。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与预言：逃离温暖的家，一定要受罪；冒险航海的苦难，谁也难以拯救。觉得他的话果然应验，眼下的处境糟透了，永无出头之日，这正是上帝对我的谴责和惩罚呀。

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之后，我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满以为他再出海的时候，一定会把我带去，那么将来有一天他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拿获时，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是，我这个希望不久就成了泡影。因为他每逢出海的时候，总是命令我留在岸上看守他的花园，等他从海上航行回来时，他又命令我睡在船舱里，替他看守船只。

在这里，我整天寻思，采用什么方法实现逃走计划，逃向哪里等等。从当时的情况上看，我完全没有逃走的条件。因为我并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伴，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再也没有别的奴隶。所以，前前后后两年中，虽然经常用幻想安慰自己，却没有条件使我的幻想得以实现。

两年后，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心中重新升起争取自由的强烈欲望。原来我的主人不大去做海上生意了，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据说，这是由于他没有钱的缘故。

我发现他在每个星期中有一、二次乘坐大船上的舢板，到海口去捕鱼。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叫我和一个名字叫马列司科的小孩替他摇船。我们都能使他得到欢欣，同时我高明的捕鱼技术也使他叹服；极个别的时候，他叫我同一个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摩尔人以及马列司科三个人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

有一次，我们奉命出海打鱼，因遇上大雾在外耽误了一天一夜，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觉。从此后，他决定弄一只专用的长艇，艇上装有罗盘，备足了粮食，专门设计了三角帆，帆横垂在舱顶上。而船舱做得小巧玲珑，只容得下一张床，和有一些小抽屉的吃饭的桌子，里面装有他爱喝的酒、面包、咖啡等食品。

有那么一天，他为了款待当地有地位的摩尔人，吩咐我洗刷干净小艇，准备好渔网和短枪、火药，捞些鲜鱼，打几只小鸟。我认为逃跑的时机来到了，便把一切都预备停当。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找好借口，叫他那个有亲属关系的摩尔人弄些粮食到船上来。我乘机把主人的酒箱也搬到船舱里，同时，我又把60多磅的蜜蜡搬到船上。此外还弄了一包线、一把斧子、一把锯、一把锤子。接着我又想出另一个花样，借口为主人打海鸟，让那个摩尔人把主人的枪、散弹、火药通通放在艇上，当各种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我、摩尔人还有一个小孩便开着长艇到港外打鱼去了。

我们忙活了好一阵子，什么都没打到，因为每逢有

